

# 家書

親愛的柏立基堂宿生,

想告訴大家，我在 6 月底要退休了，希望和你們分享一下我的感受。屈指一算，我擔任柏立基堂舍監已有 11 年，算是至今教院最「長命」的舍監；當初我申請做舍監的動機，是由於兒子已長大和到外國升學，可以騰空一些時間，希望為宿舍同學做點事和擴闊自己的經驗，但做甚麼，其實很模糊，我只是知道自己會關心同學；我雖然有 4 年大學宿舍生活的經驗，不過那時候，沒有宿生組織，沒有舍堂活動；因此，當我在柏立基堂「上場」的時候，面對 400 多個完全不認識的宿生，我不知道在這「球場」中該站什麼位置，和怎樣去打好這場「球賽」。

回想過去 11 年的舍監生涯，大約可分為探索期、建立期、和享受期，這些階段的劃分並不是工作性質的不同，而是和自己擔任舍監和宿舍學生領導的成熟程度有關；到後期，我開始明白舍堂文化建立是怎麼一回事，我更信任宿舍裡的一班學生領導，我亦很享受和宿生的交往。

我本身不是一個外向的人，體力也不是特別好，但我希望盡量參與宿舍晚上的活動，因為這是接觸、了解和支持宿生的最好方法；回想每次參加完活動，我都有種溫馨的感覺，當晚我都會有甜蜜的睡眠，可能是因為宿生們對我很好，他們參加活動很開心，令我也分享到他們的喜樂。

這些年來，我得到的絕對比付出多，從宿生當中，我學到很多，我認識他們「非學術」的一面，例如宿生間的互助和關心，特別是在身心抱恙的時候，還有宿生會和導師團的團結和合作；我不是一個很懂得玩的人，柏立基堂改變了我，我愈來愈習慣和宿生們舉手投足，我更相信製造快樂的重要。

宿生的行為不是無可指責的，我多年來也要處理一些違規個案，但數量不多，例如逾時探訪、非法過夜、失竊、不登記進入宿舍、吸煙、飲酒、毀壞公物等；犯規同學大部分都非常合作，除了坦白承認有關錯失外，並且願

意接受處分，令我心感安慰。記得有一次我懷疑某宿生取了別人的東西，她很氣憤，我後來向她道歉，她也對自己說話過分賠不是；事實上在宿舍裏，我和個別同學詳談的機會不多，因此我也很珍惜與個別犯事同學相處的機會，嘗試了解他們。

鑑於宿舍提供群體生活，大家容易把注意力放在人際關係的建立和處理，但不少宿舍生活問題是來自個人的道德操守，和個人的內心世界息息相關；例如：在茶水間隨意取去別人放在冰櫃的食物、私自調房、偷去朋友的東西，為一己私慾傷害別人等，這些損害人和影響宿舍秩序的行為，都是由於自私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而產生，是個人修養的問題。

英國著名學者和作家 CS Lewis 比喻人生如一隊出發的船隊，除了要遵從航行規則，避免互相碰撞衝突外，個別船隻也要維修好本身的機件，以便受控，還有就是船隊要有方向，要駛向有意義的目的地；宿舍生活是一個學習相處、自處和訂立人生方向的地方，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和有利的條件，包括場景、人物、空間和時間，讓我們去學好這些任務；如果同學只是把宿舍當作是住宿的地方或賺錢的「基地」，她/他就會錯過了這個學習的良機；不論我們喜歡與否，我們將會為自己在宿舍的生活方式、習慣和走向，担「後果」，我們在宿舍生活上的取向將來也會映照自己所身處的社會，作為教院的同學，我希望大家不但要珍惜自己的宿舍生活，更要留意它的質素，因為很多人都對你們有期望。

我快要離開柏立基堂了，很捨不得這個地方的宿生和同事，我加入教院 18 年，除了參與教學、行政和研究工作外，我很慶幸當初做舍監的決定，能夠看見大家的成長是我的榮幸；柏立基堂滋潤和豐富了我最後這 11 年的教院生活，使這段日子的我更滿足、快樂和感到更有意義，每一位宿生的歡笑、關心、支持、努力和同行都帶給我難忘和美好的回憶，柏立基堂將常在我心中，我也為此非常感恩。

龐憶華

2013 年 4 月 11 日